



1 4  
1555  
168

157  
218





所  
有  
文  
集





門 14  
號 1555  
卷 168

我家清風樓記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鄭所南先生文集

我家清風樓記

有以巖陵清風閣記示吾者正恨不能飛上富  
春山頂恣觀千尺釣臺焉吾矍然而言曰未能  
遂其超邁之志深有愧於古人吾當自作清風  
樓記非東坡所記之清風閣亦非越山赴官齋  
之清風樓曰清風樓者頗多皆非吾清風樓吾  
無家焉有樓樓固無風則有昔乾坤一索風雷  
生再索日月出三索山澤具先天之乾初爻始



動曰與六子首出莫先於風乾天初以陽剛變  
爲陰柔散一氣撓乎萬物曰雷曰日月曰山  
曰澤曰晴曰雨曰寒曰暑曰萬物咸有資於風  
六子最柔順最能變化天地之機莫妙於風人  
但見無形而吹有觸而空入萬物之不可入至  
八荒之不可至此風也殊不知宣乎四時晝夜  
之中柔風也持乎萬古虛空之外剛風也是以  
乾坤六子最周流最無邊際莫大於風風之爲  
風抑神矣風之變化皆不同風之名亦皆不同

又曷爲清風微噴囊口浮偃樹杪飄蕩而來迂  
徐而去有當之者輕輕泠泠透骨瑩快一何妙  
哉一何奇哉此空闊閒靜之所天地一時之清  
風非古今不息之清風是果何風道德超邁之  
清風也蓋光武故人莊子陵先生其人也曾中  
空空無物不肖以眼垂視當世半夜飛上客星  
不覺漢家江山亦俱爲之精神本亦無心以一  
絲之微高懸東都二百年名節至今人仰先生  
如在天上尚見其標致散而爲清風併仰懷許



由伯夷叔齊屈原子陵輩其意遠矣大丈夫焉能尾尾於人之後乎微斯人出後世皆走於威福之下足以殺其心而役之許由忘天下之有君無君夷齊痛天下之皆無其君屈原傷一國之不有其君子陵喜天下之再有其君此狂奴之所以大恣放其老狂也大抵古今超邁之人所出之時皆不同所遇之事亦不同高懷勁節則同輝輝煌煌俱不可當寧不以萬乘非爲不尊萬鍾非爲不貴吾之所尊所貴者惟終身以

天理行吾之志而已大開懷抱純是古意初不見其有他俱未嘗有所學遺萬形而孤往超萬濁以立命永吹此香浮動終古其清又至矣非獨一時薰其風者抖擻臭夢瞠寤瞳角直欲挈此百世之下措於百世之上與天地風雷日月山澤豁其昏滯還我明朗有能天地之風之所不能似或有過於風之行乎天下入乎萬物故其感動鼓舞後世人心浮浮然若決水就下必歸於海又莫先莫妙莫大於此之清風彼怪風



之最屬且不能終朝而此風此意最清最淡最有味最久遠最無然而不然胡然而然以其有不可泯滅者存焉偉哉偉哉吾弗得而見許由夷齊屈原子陵輩矣將何以爲吾清風樓然吾之清風樓非天地之清風亦非有超邁道德之清風特吾自清風其非清風耳非清之清風而無風非風之風清而無清非世界爲世界鏗鏘萬象爲窻戶非窻戶玲瓏八絃何待見披拂草木始超

於上棟下宇何必欲驚覺天人有藉於機動籟鳴嗟大塊之噫氣安能疏而爲此情縱擎天之柱豈解複而爲此屋既不墮於十二重之間必又過於九萬里之速誰動誰靜消息出沒無成無壞基址堅密其氣匪天地之氣其形匪土木之形此意不可得終莫見其推雲送雨之迹所見苟不高何以空其憑欄眺遠之心莫盪沙之怒號飛廉未悟天然多景消暑之品題騷



人終爲物轉鵬搏鷁退豈從於南北東西而至  
鼠墜燕空只爲是杞梓榱桷所建欲譬大江千  
帆寧如此快何止去地百尺無所不見好翻天  
上至活之機輪宏開劫外不朽之規模終歲東  
南舶權倒走大海水萬倍岳陽大觀壓破洞庭  
湖甚於醉太初冰露浴沆漚而流芳涼笑彼住  
蓬萊宮闕擘杳冥而開畫圖別有秋聲空翠撲  
簌其飛難以并幹麗譙髣髴其影或與造物游  
何者爲梯不藉扶搖送居然到頂至潔潔於雪

至爽爽於月疇能更誦大王所獨之賦至高高  
於天至深深於泉想應不是仙人所居之境天  
籟吹萬不同慵聽物外緒言老子此興不淺浪  
傳江左奇才馬牛不相及誠有異矣星辰還可  
摘何其卑哉滿鼻生香日日幾信催花滿耳吹  
笛聲聲五月落梅雖無重疊之閒架而輪奐屹  
然高映於紫雲雖無作止之時節而意度穆如  
自舞於碧空終不以劉琨之嘯以於菟之嘯以  
造五鳳之手假合而作其不可作竊勿與元龍



之卧與淵明之卧與賦八詠之詩議論其同而不相同其實不絢五彩壯麗無清風外之樓而亦不受一塵點染無樓外之清風吾如是而謂之清風樓也夫但問得此非清風之清風誰歟自吾昔得之而爲吾也天地風雷日月山澤得之爲天地風雷日月山澤道德之士得之爲道德之士忠臣孝子得之爲忠臣孝子百姓得之爲百姓萬物得之爲萬物四時晝夜得之爲四時晝夜萬古虛空得之爲萬古虛空非融握萬

古虛空四時晝夜天地風雷日月山澤道德忠孝百姓萬物之機而委之終不得見此非清風之清風本無清風而爲清風亦無樓而爲樓其吾之真清風樓乎安得出世間八風又出天外八風之人握手登此無清風樓之清風樓相與恣傲游泳讚罵賞弄非清風之清風也哉

無茲處士說

典午之夢義熙以還滿目不堪吾何以觀淵明見幾頗早解印息交竟歸去來性剛才拙邈與



奴詠高節獨書歲月卻喜野老爾汝懷抱  
草復聞斯道尚情夢古流笑睨物自見  
已於白日非羲皇上人而何或詩焉或酒  
耕焉或游焉或著文焉或觀書焉亦寓於  
弦琴焉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日但識琴  
趣何勞弦上聲其傲弄當世非凡情所付雖  
所寓不同同此意也大江之濔皆晉山林草木  
森森知之最深歲在丁卯晉徵士陶潛卒後八  
百七十七年雪心先生羨無弦之意亦假而寓

焉淵明苦嗜酒不能琴得其趣聽以醉雪心不  
嗜酒素能琴默其聲聽以醒一醉一醒異世同  
領一能一不能異見翻相承昔孔子嘗告子夏  
以無聲之樂矣淵明本自曠踈亦或有契於聖  
言緒餘淵明無弦琴果何如以吾嘗聞吾之無  
琴之琴而逆之或得之吾之無琴之琴今安相  
在吾心爾不以存亡得失而失焉不以借於聽  
而聽焉吾心融融天趣空而通彼想憧憧世網  
蒙而聳宜彼無琴之琴無朕可尋雖無宮商至



樂悠長欲辨玄黃狂見荒唐動靜泯亡遠邇蒼涼不知其方自然成章非配桐以梓可以發提天機不露萬響如瞽絕越邃古曷聞曷觀妙指莫施慧耳奚為精神不疲志氣不移萬無歡悲一無成虧何必戴逵焉用鍾期魚鳥何知鬼神莫窺心聽則癡智聽則疑事聽則墮理聽則支聽內持聽外遺聽有隨聽無違離微墨屏音眉俱不宜俱不足以明之將何以發此機胡不委無心之心於無理之理操無琴之琴出無聲之

聲無琴之聲琮琤瑤瑤與一氣同生與兩曜同明與四時同行與萬物同榮妙此獨清渺於八絃索之弗闖其形迎之罔測其靈何從而聞無琴之琴無聲之聲古今之人其生也孰不賦一氣而為命孰不照兩曜而為鏡孰不操四時而為柄孰不其萬物而為境不出有為之井不能跨空而騁癡欲鼎鼎逆走弄影誰激清冷猛於一省無聲之聲不琴於琴此聲無根託物而存天下萬物之物之聲也非此物也而此物也非



此聲也而此聲也奚其琴奚其弦奚其聲三者  
悉泯於無迹然後吾之心始出吾之心出然後  
與萬化冥而爲一擊節孤嘯浮動幽渺橫握其  
要似絕此妙是真無真賞音矣況吾亦真不能  
琴矣既真不能琴矣是真無琴矣既真無琴矣  
是真復何言哉既真復何言哉此意淵哉玄哉  
奇哉微哉上而皇天蒼蒼然下而后土茫茫然  
中而四顧荒荒然詎肯與人同耳而聽同日而  
視耶又安得不獨抱此意與之同終同始同生

同死耶此是別曲還與誰聽濤而寧和而平天  
然奇特之經開古今翻滄溟浴有情空泠泠還  
冥冥但蚩蚩之氓聞吾言必驚使淵明在時親  
見論評亦當攢眉而相逢迎今不復見前修  
典刑乃與雪心相遇於衰暮無聊之濱勿歎凋  
零百勇皆冰萬物必待剝落而後成勿嫌無能  
之名空活不死之春譬如無弦之琴不耀山水  
之音寧枯於至貧斷不可失無弦琴君欲不寒  
斯盟切勿辜負淵明久假不歸其名不名曰無



弦處士亦宜始者顏延年誄淵明日晉徵士又  
曰宜諡曰靖節徵士南史則曰靖節先生晦翁  
獨取晉徵士三字書於通鑑綱目梁昭明太子  
作淵明傳曰無弦琴別本又作無弦素琴晉史  
作素琴弦徽不具南史只曰素琴第無弦琴三  
字甚雅且久響於人口耳間康節嘗品題之禪  
門亦借用之詩人多詠之古作弦今從之

送吳山人遠遊觀地理序

天下之人天下之事莫不以立心爲本立心正

事罔不吉立心不正事罔吉苟不然雖能之非  
福也蓋古今不易之論也今子挾地理學而遊  
且誓以大地之心爲心是知所立心矣子亦知  
夫地乎地未嘗有封畛也而人封畛之地未嘗  
有彼此也未嘗有取舍也而人彼此之而人取  
舍之地雖能生萬物能載萬物地亦莫知其所  
以然而然地之爲地溥矣子果能誓以大地之  
心爲心則子之爲子亦溥矣子抱清淑之氣爽  
邁之目飛步九州流視八荒若出空中而俯地



下日日歲歲貫於心胸竟不見有他物惟見滿眼皆大地耳直將身而爲大地剖大地心髓滌剔而細辨之大地雖茫茫然盡落在吾子雙眼中故凡所至曰某地如何曰某地如何咸契其事豈非立心之微驗歟儻得誓以父母之心爲心者與子相見口未言而意先化子必持平日以大地之心爲心者心禱于上下神祇期必無愧於所志所學此欣然彼欣然天欣然地欣然天地必開子之雙眼靈子之雙足一踏竟踏於

此處地密而天近山正而水妙龍舞而進角虎蹲而跪爪鬼悅于陰幽人慶于陽明此奇地也得之大喜希有希有以此爲孝子順孫辦事奇哉天地不與斯人而誰與乎庶幾不負子之以大地之心爲心也是故彼之心既能一心誓盡至孝之心上當乎上天之心以爲心而此之心亦能誓溥至誠之心下通乎下地之心以爲心天也地也彼也此也合四者爲一心決當得上穴彼之心雖克盡至孝之心復妄想以利自己



子孫爲心而此之心但以盡所學而爲心恐亦得中穴彼之人事或未至而此雖欲神其術天地將封其吉地而藏於子雙眼之外子縱剖心竭術終歲求之何從而得其地耶又況後世之人兩僞相對以貌相劫一吝以虛禮飾其情一貪以大語市其術兩俱失之各以小智微巧欲盜天地之機可乎不可乎吾嘗以後世之心試寸之心子憤憤作色曰吾決不如是惟盡吾之所志所學而已矣事了而去安肯回顧或不與

我合貴之人數數挽破我衣焚香致禱求我駐足我已飄飄遁去果如所言誠大異於他人所學子來吳皆不識子之心之學舉足卽行見天愈大見地愈闊終有與子相合者相遇於數千里之外以心照心一見而醉是真識子者也他年相見必空天下山水矣

荅吳山人問遠遊觀地理書

所南翁福之連江人也落命吳中不與世接久矣夫何天風吹子來前與吾相見問遠遊觀地



理之事而子又謂某家傳地理學幾二十年以能問於不能何耶終不成味古人之所殘鉤吾子之所蓄倒售於吾子陳言泛意想不足以新子之聽既有問只得破口傾出自己胷中之天以廓吾子之天勿怪其荒誕無緒不與地理書同也今吾六十四歲矣二十二歲壬戌二月我父菊山先生卒于吳中十一月葬于長洲縣甌山之原天幸保全四十三年略無他說幼嘗聞我父曰汝祖卒於枝江縣主簿葬於南門外我

一兩歲失怙恃莫知所在丙午歲遊荊州止望祭於南門外我祖宗墳墓俱在吾連江透裏我終天憾恨不消今我祖之墓不知何如我父之墓未知其往又爲無後罪人惟有終天痛哭於岡極尚忍言墳墓之事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將以泯之於太朴之天也劉向言黃帝時始製棺槨自是以後緣情制禮三代損益尚從簡朴寧儉寧戚爲禮之本始得盡子孫之心又得盡春秋霜露之感祭於斯



拜於斯也古人曾中高明一見便了所以古法  
人人皆葬皆無疑背罔不合宜未若後世嘵嘵  
叨叨支支離離棄本逐末侈爲垂謬司馬溫公  
葬論伊川先生葬說允爲儒者正大之論終難  
磨滅唐呂才救時卜宅祿命葬三篇其說亦正  
才所學則淺陋也吾每思之天地閒山水奇絕  
之處世閒富貴之人各有氣數安得人人俱得  
吉地葬之又安得富貴之人復得吉地世世永  
享福壽富貴耶天地亦不肖妄加禍福於人亦

安得使人可弄智術移易天地氣數禍福耶堅  
從庄葬吉地決動溫韜竊發之心今江南罕有  
數十年完墳何獨樵兒牧豎荆棘狐狸之悲乎  
凡子孫堅欲上穴爲安厝計有數十年求之不  
得者非唯死者不能妥其陰魄而生者空勞心  
費財有累養生送死正理強留死者未得入土  
骸骨卻爲自己他時富貴之謀何孝子順孫之  
用心哉抑不思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  
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葬節書法



或書其緩或書其速或書其禮其非禮其過制厚葬春秋其嚴乎與禮記葬期微有異是為古制必有以也且地理之說其可考者自公劉居豳有相其陰陽之意至十四世周成王有命召公先相洛之事孔子有卜其宅兆而安居之之語卜者擇其吉也禮記曲禮已有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之說暨乎春秋左傳書葬頗多主乎大義不及葬法儀禮禮記喪祭最備語葬亦多主乎禮不及葬法檀弓縣子曰夫喪不

可不深長思也至於葬獨不深長思之何歟又當思國子高曰葬者藏也欲人弗得見也孟子曰無使土親膚也是掩親之道也孔子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禮運曰死者北首鄭康成註謂地藏為葬也是不可首南首東首西而葬也此三代之葬法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有毋過制苟亡矣還葬縣棺而封同謂無則便為窆東棺直下而葬也孔子曰吾見封之如堂如坊如夏屋如斧馬



鬣封也孔子以延陵季子習禮觀其葬長子於  
贏博之間孔子曰其坎深去不至於泉謂度深  
得宜曰深此卽孔子之葬法也孔子合葬於防  
封之高四尺從周制也有子曰夫子制棺四寸  
槨五寸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則棺槨六  
向俱當厚也莊子曰衛靈公死卜葬於故墓不  
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則周  
末已重卜葬之吉凶矣漢興風俗漸繁漸華正  
如漢京房輩卜筮之斷不如左傳載卜筮之斷

明白簡當也淮陰侯布衣時貧無以葬母乃行  
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者太史公聞淮陰  
人言視其母冢良然則漢初已尚地理山川之  
勝矣至晉地理之術始盛行羊祜猶出折臂三  
公陶侃葬牛眠地郭璞葬龍耳不三年當致天  
子等說久相傳爲美談地理家謂始於赤松子  
青囊書錦囊書狐首經樗里子青烏先生郭璞  
一行師袁李曾楊輩俱精其術郭璞青囊中書  
已爲火取去今所存狐首經爲第一書邇後其



書千百議論縱橫遇有安厝成以此事爲重誠不可廢流至於今耀爲奇術子母以是而動心乎欲以市道罔利則不可欲以陰陽存心則可有足力無眼力則不可有足力有眼力則可欲之天下四方觀天地造化觀天地氣數觀天下山川觀天下人物觀天下風俗觀天下文章觀天下萬事觀天下萬物則可子正少年銳氣英發宜爲古人立學儒者不優於儒者不足以通天地人也吾其人也吾之上卽天也吾之下卽

地也中其中者吾也以其中仰乎上則蒼穹高懸尊不敢望以其中俯乎下則大塊橫陳近可諦視足力所到目力所窮了不可逃於吾胷中旣不可逃於吾胷中卽今雙足之下尺寸之地來龍從何發源若不能見吾雙足之下六龍則不知吾眼底所見八方來龍若不見吾眼底八方來龍則不知此縣此州衆山衆水一丘一壑各各來龍若不見縣州山水丘壑各各來龍則不知九州五嶽萬山萬水各各來龍則不知至



遠入方遐陬絕域四大海中一切大小山水洲  
渾諸國不與南閩浮提中國接壤之地各各來  
龍畢竟畢竟不知渺渺茫茫無邊大地大海全  
體來龍欲知茫茫渺渺無盡無盡大海大地全  
體來龍胡不以仰觀俯察近取遠譬之理反覆  
精思天地人之全體更反覆精思之復反覆精  
思之求於必悟以通其太妙昔者大禹隨順山  
勢導水脈因其地理支派別九州以治水本  
不論天下地理形勢南揚北冀東青西雍中間

周圍三四萬里爲堯之九州天下尚書以積石  
爲河源若不遠窮於析支渠搜之外周禮大司  
徒求地中以建國周知天下地域廣輪之數遠  
不出於九州之外唐一行以山河之象存乎兩  
戒其北戒自三危負地絡之陰屈曲入東北至  
朝鮮是爲北紀北紀爲胡門河源爲北紀之首  
其南戒自岷山負地絡之陽屈曲入東南至閩  
中是爲南紀南紀爲越門江源爲南紀之首兩  
戒乃雍梁以東兩支山勢兩支水脈只是論唐



天下十道之形勢更自三危而西北幾萬里方  
至崑崙山始是黃河之源漢使張騫窮河源續  
博物志謂騫至宛夏閒見河水初示達其潛發  
處小崑崙山宛夏閒至大崑崙山尚極遠桑欽  
水經論崑崙山去嵩高山西北五萬里高萬一  
千里淮南子博物志其高如之司馬遷班固咸  
贊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  
光明正是大崑崙山其上卽釋氏阿耨達多池  
流出四河黃河居其一東土之山勢咸自西北

大崑崙山迤邐而來至王屋太行飛狐上黨諸  
山爲東土天下之脊自大崑崙山更西南幾萬  
里方是天竺國更幾萬里以上方是西海儻不  
能盡論南海之南北海之北東海之東西海之  
西非大地之全論不知其大焉知其微微者以  
何爲體不知其近焉知其遠遠者以何爲界知  
地而不知天知天地而不知人知人而不知天  
地知天地人而不知萬物非知天地人之全論  
天不獨爲天亦不自知其所以爲天地不獨爲



地亦不自知其所以爲地人不獨爲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爲人萬物不獨爲萬物亦不自知其所以爲萬物徹見三才之機互而萬之則三才之道妙矣天形圓而完其體則正故能範圍造化中大全之體則以日至天頂爲午日八地底爲子地形方而平其體則偏僅能函載天運內小半之體則以極南爲午極北爲子天道雖左旋天氣則下降地道雖有轉地氣則上騰地勢雖散漫平走八極而向東向南最低最弱最薄

地運則在地中密移東西南北而不定地外地之全體則在大海中隨春夏秋冬四遊而有準然地之正體以下以北爲正丙午壬子正當其正山亦地也爲陽中之陰而峙水亦地也爲陰中之陽而流山以南爲陽以北爲陰水以南爲陰以北爲陽山體雖鎮靜其勢則活動水勢雖浮動其體則平靜東土水勢雖東流東海潮勢則西上東土山勢皆自西北大崑崙山發源乾山爲山之正位爲先天之艮山後天寅爲艮山



亦爲山之正位大崑崙山西山皆西向水皆西  
流南海北海東海西海之外諸山皆深深遠遠  
自海底而來突出未易評論決非山海經所能  
盡知地之陽氣書從地底而上故純坤之伏卦  
爲乾山之陽氣亦自地底而上由卑而高陽氣  
直達山頂故艮之陽晝居最上爻冬至後陽氣  
盛水土漸重夏至後陽氣衰水土漸輕坤雖柔  
也其動也剛坤雖靜也翕則斂而歸根關則散  
而生萬物當夏至一陰後至閉塞成冬時地氣

亦上騰但至深至微至密耳午時後亦如是以  
天地閒未嘗有一息不升降流行之造化也而  
人亦未嘗有一息不升降流行之氣脈也而坤  
地之妙用亦未嘗有一息頑靜而不流動也潮  
者海水還歸尾閭之底爲潮落大海氣脈吸而  
入也尾閭之水湧出大海之上爲潮長大海  
氣脈呼而出也艮以望夕之月受陽光正滿則  
望夕之陽潮直至子時正盛而正滿晦日之月  
還陰魄正滿則晦日之陰潮直至午時正盛而



正滿世傳初三十八為潮大信猶如陽極於夏  
至而未月之末熱愈熾陰極於冬至而丑  
月之末寒月與潮與人身中陽精藥物體雖不  
愈列也  
 同而同一造化又日月五星行度一切星辰一  
 切風雲雷雨等又陰陽五行八卦八門九星太  
 一十六星等又劫數年月日時時節氣候支干  
 方位一切吉凶神殺一切天神地祇一切諸法  
 一切造化妙用無窮無盡皆一一各各變化不  
 同又天下無盡世界地不同山不同水不同一  
 上一下相距不多步尺鑿深或閒尋丈土性土

脈土色土味土聲水性水脈水色水味水聲石  
 性石脈石色石味石聲一一不同各地所產禽  
 獸所生草木以至種種萬物其狀其性一一不  
 同三才萬物萬事萬法萬變萬異無窮無盡一  
 一各各不同其不同一一雖不同一一莫不皆  
 有倫序文理支脈一一各相背而馳不相統不  
 相合不通不相同自生自滅自始自終自形  
 自色自性自命各分絡繹各為經緯各具一切  
 各辨乃事非真不相統非真不相合非真不相



通非真不相同不同者不通者形也事也通者同者理也氣也數也莫不皆自宜其宜也莫不皆自然其然也皆所以錯綜倒順彌綸宇宙以立三極也天地人萬物皆活物也皆以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也皆一理也一一皆以大造化爲本大造以何爲本以真陽生意爲本天以之散爲萬象地以之散爲萬物人以之散爲萬事其根源一一杳冥乎至深至深玄微之中而事業一一發見於無盡無盡廣大之外其實皆原

於真陽生意也真陽者體也生意者用也二者本不相離也不僞於僞曰真不陰於陰曰陽不死於死曰生用之無盡曰意故曰真陽生意其天地人之神氣乎其天地人之命蒂乎不以古今變不以頃刻停鼓舞萬化無有終極其機或焉滯天地閉在人則病其機或焉息乾坤毀在人則死列子曰天地空中一細物耳人又天地中一細物耳然其理甚妙其心甚大其機甚微其氣甚深其體甚真其用甚溥可以與天地竝



而參天地之化育者以此天猶吾身也地亦猶吾身也今吾之身相與生其生者皆十二經脈奇經八脈行乎至深至妙之中層負萬氣支縷萬脈統緒相纏首尾相銜次第相軋玄妙相應貫頂貫踵縱橫經絡五藏六腑四肢九竅周而循環呼吸吐納灌注并榮流通榮衛氣血筋骨精神魂魄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以之為身其妙未嘗不相通一以之為穴至於種種之事其妙用又未始相同也此所以為一身來

龍之關鍵也其能如是者乃吾身中下丹田先天先父母一點真陽生意流衍之妙也其人之神氣乎其人之命蒂乎當天地造化真陽生意動時人之三焦之原十二經脈之根本雙腎之間下丹田至深深至微微之中一點真陽生意先動任督湧泉一時俱動天地人萬物咸同此真機而相通焉雙腎之間為下丹田出神景內經馮珮註難經八難下註引之甚詳黃庭經脾長章註引玉歷經人能通真機亦然又道藏別經處處皆同此說之妙得此真陽藥物聚則成丹不聚則不成丹



乃妙於人者之聚也。粵自判重濁爲地之後，柔者爲土，剛者爲金，頑者爲石，英華榮茂者爲草木，雜氣爲物，秀氣爲人，皆依平地而形。其形者也，然皆不識地之所以爲地，能博厚無疆，發育萬物，何所藉而能如是？孰知夫大地之下，皆一重土，一重泉，相間爲九，因而曰九地，九原，九壘，九泉也。層負萬氣，支縷萬脈，柔順鞏固，盪化流躍，糾細其軸，互爲鉗鎖，深運其機密，相橐籥張布，玄網維絡地根，非金非石，非水非土，千千萬萬。

萬經攢緯，織牢牢不可解，重重不相疑，綿互持抱，幾千萬億里無邊大地，懸浮於茫茫無邊大海之上，以之爲地，其妙未嘗不根通也。以之爲穴，至於種種之物，其妙用又未始相同也。此所以爲大地來龍之關鍵也。其能如是者，乃大地底至深至玄，先天先地一脈真陽生意流行之妙也。其大地之神氣乎？其大地之命蒂乎？此下鎮地根之大寶也。真陽生意躍爲浮散流溢於淺淺之處，則地氣泄而虛耗不用之，猶不足凡。



百事皆不宜真陽生意妙於凝合反抱乎深深之根則地氣密而柔實雖費之亦有餘在天下則太平在人則壽則爲神仙真陽生意其天地人萬物之福基乎淮南子博物志所載地下有四柱三千六百軸非真有其形聊借譬喻真陽生意有大力量負荷世界支撐劫運也豎亥大章所步幾萬幾億之多非真有其數不足測量博厚無疆之地勢也又如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亦孔穴之至大者可以通仙靈出入之路洞

者空也通也洞而爲天也純是陽氣結而爲骨潛自崑崙分跨海外洞洞相通犬牙相錯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只是一洞外無隙罅內有光明不入凡穢密貯妙暖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地底真陽生意凝結流衍之妙也三十六洞天不可葬如人身上有三十六穴不可鍼七十二福地不可葬如人身上有七十二穴不可灸俱禁穴也洞天福地神仙長生之氣不可以尸氣犯生氣也其洞中四通八達之



路爲大地來龍之骨與人脊梁四肢節節相拄  
有筋附骨絡之外實而無穴中通而有陽髓之  
意相同世人肉眼不見身內支脈節節有條理  
竟以此身爲塊然之肉世人肉眼亦不見地底  
支脈井井有條理亦竟以大地爲塊然之土殊  
不知天地人萬物皆有文理支脈煙縷冰澌壁  
裂瓦兆尚有文理謂之地理獨無文理支脈乎  
曷爲地之文理支脈其來龍者地之根源所自  
本也又取其勢如龍之來蜿蜒活健也勢之大

厚德載物次則廣闊坦平委蛇坡陀險峻

皆狀也支者勢之分也又外則路之所通  
則脈之所貫也脈者眞陽生意流行之迹所  
者地氣山勢來龍支脈眞陽生意之妙畢  
此凝結不滯活動不流之窟也此穴之能  
人者眞陽生意凝結不滯活動不流之澤  
者竅眼也鍼穴灸穴非竅眼曰筋曰骨曰肉  
曰穴葬穴非竅眼曰土曰石曰泉不曰穴以其  
能通不能通內外氣脈之機爲義高土爲項兆



域為墓即宅所兆也兆朕也謂地之一罅微露造化毫芒妙處即竅眼為穴也與鑿井無竅眼通井脈則不為井之意同鑿井橫出泉眼來處近淺而易竭水味汗泛直出泉眼來處遠深而不竭泉味清甘土實水妙土虛水濫方方處處鑿井者見地下土與泉各各層層色澤難盡其說泉之正直而上曰檻泉音謂倒溜而下也側出曰沈音出同所歸異曰泉所出

無水曰智井水一也以泉來處不味亦不同也山地一也地脈陽氣散出者橫出者直出者曲出者半地出分眾脈者眾脈合一脈者地氣竭有穴無脈智井者其類眾泉之各異出而異名也山勢以橫走而來地氣當直上而出橫者束之勝則穴深直者漢之勝則穴淺地之陽氣勝為有餘山之形勢勝為不足山地二脈紐結均平為兼美其間之脈山勢互橫互直互斜互曲互正互偽



互相塊北種種內異脈外異狀不同又過於泉脈多多以是聚而爲穴又一一不同有山勢地脈相逐相軋相束相入回抱真陽之氣倒溜結秀於地中者此歸源之穴也此最難得難識發雖遲葬之久久予孫終有奇特得道之士爲穴非千萬可悉議其所以爲形勢氣數者天生其物之象也勢者物情前陳之者天地萬物盛衰之候也數者天地萬物之限也形勢乃天地萬物之部位氣

萬物之機括形勢外也氣數內也一切形勢卒難自變盡是氣數逼之換骨形勢雖奇氣數未來無以發其妙趣有華麗之屋在焉無富貴之人居之縱華麗亦衰冷其如辜負此華屋何地乃陰物乃寒物乃查滓物而於陰寒查滓中得陽和精華之妙非寶而何非真陽生意而何此真陽生意實自深深地底根源而來與人之一身十二經脈奇經八脈遠遠自下丹田任督維躄諸脈根源而來見於骨節皮膚之上而爲穴



之勢頗同天地人造化之機悉不在外悉在內  
悉不可見悉不可知故妙故神世人焉得見之  
焉能知之地理之法又與鍼法同不知醫脈者  
則不知病不知病者則不知正穴毫釐之差卽  
不得穴或得其穴鍼之無法淺深不中度反病  
於人不識真來龍者則不識真形勢氣脈不識  
真形勢氣脈者則不識真穴大地茫茫然不可  
尺寸量或坐向不當或失於東西南北之微差  
或深淺不中度皆不得氣脈之正形勢正而氣

脈完者唯一穴附葬則分矣附葬卽合葬也附  
葬亦有離合之分衛人之附則離魯人之附則  
合謂隔槨別壙之分也詩云死則同穴檀弓曰  
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喪大記  
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  
手意不欲死者戀戀於所私乎子孫附葬於其  
下者皆受正穴之福澤也葬骨殖初無偏正勢  
又輕矣葬衣冠杖履則寄誠也盍取形勢正而  
氣脈完者爲善形勢雖正雖完雖妙氣數已過



非吉也識形勢易識氣數難識穴尚易定正偏  
淺深九難纔遇形勢氣數得其大體正以主之  
衆者客也主爲君客爲臣君居正位臣伏四方  
須當熟視偏正不必苦泥末節穴不真位不正  
不可作如是說若人平日心地不開眼力不真  
臨時微差其意則龍側虎向風擊水衝關繫不  
小風水有渙散之象山風有蠱壞之象風能扇  
播地氣夏至以後風自上而下漸漸吹來直入  
地底曾有爲吳風吹側墓中之棺者水能衝地

氣能泄地氣能截地氣使山地氣脈直從水底  
過地而去亦能回抱地氣映帶地勢凡常要衝  
處俗諺戒之如當風門水口遂相襲以爲看風  
水最忌無情之風無情之水無情之山無情之  
地內無含蓄則直則露則無情則不吉以其不  
能聚眞陽生意而爲神氣也或微拱而不聚或  
聚而不凝不活者爲虛位爲盲穴似聚者暫駐  
而卽去微有滲漏便不完實眞聚者凝結而不  
滯活動而不流者爲眞穴其眞自千里百里十



里從他山分勢舞來至此斂然而止或自地底  
發源深深直上至此欣然而聚多有真似種種  
物象之形者或平原曠野閒或水底或石罅別  
有奇異有非世人可窺睨其深邃之妙者其地  
之上也外欲密而內欲敞欲常見日月欲不紊  
陰陽欲最茂草木欲不生蛇虺勢欲團簇氣欲  
疏通意欲清美色欲明淨脈絡欲雄健深厚而  
不露骨肉欲勻實柔淨而不枯骨者石也肉者  
土也大體欲左右宛轉擁護環抱顧戀有情如

朝王者然後為佳使其地氣支脈沸沸而透為  
一窟山勢來龍旋折而注為一窟兩宜相入通  
而為一停涵蟠蓄眾妙細縕凝結而不滯活動  
而不流其地之下也外必柔而內必化土重而  
體清紋細而髓深暖如春氣如雲潤如瓊粲如  
金流泛甘香不與土同羣奇雜瑞叢然相獻內  
外四方靡不相宜其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神  
氣乎其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主位乎環視此  
外皆奴僕爾一窟雖密其上必有瑞氣其下必



有靈物一窟雖微其餘潤所及或數里或數十  
里莫不隨其地氣支脈山勢來龍相宜情態委  
蛇踴躍遠近大小清濁淺深高下輕重盛衰通  
塞之勢之意爲地爲穴之優劣勢之所駐爲山  
氣之所會爲聚止而不聚則非穴山脈地脈不  
正則無穴果能抱真陽生意之妙正而聚則爲  
穴此妙於地者之聚也人多看山勢之止不識  
地氣之聚山乃附於地者也當以地爲主平原  
曠野閒當獨論地下氣脈氣數多不喜平原曠

野以爲無形勢可取正緣不見地下氣脈氣數  
盛衰端的爾平原曠野閒忽得清暖妙潤之地  
雖不如山之高峻而速於應驗因其平坦極是  
耐久而平穩是以古者葬之中野也先論地氣  
然後論山勢乃爲全論山勢露在外易見地氣  
潛在內難見止以山言聚以地言易萃卦曰觀  
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聚之義妙矣  
哉天者大造化之聚地者山水土之聚都邑者  
人民之聚山者土石之聚海者水之聚聖賢者



道德之聚儒者德行才學之聚佛者福慧之聚  
神仙者純陽之聚男女者父母媾精之聚富貴  
者福德之聚一切諸寶貨造化秀氣之聚皆聚  
則妙不聚則不妙聚則富貴而有權不聚則貧  
賤而無位大聚則大妙小聚則小巧久聚則久  
耐暫聚則暫美大凡陽氣聚則暖暖則生精神  
生萬物陽氣聚爲生爲吉爲福陰氣聚則寒寒  
則不生精神不生萬物陰氣聚爲殺爲凶爲禍  
不可不辨陽氣浮於淺則爲暖陽氣極其深則

爲熱人之水臟之下極熱不熱不足以化諸食  
不足以運諸世事地之水輪之下極熱不熱不  
足以縮諸水不足以消諸陰氣萬物之生其受  
氣雖偏而雜只是藉此一點暖氣以生其生真  
火卽眞陽生意也爲三才萬物立深深之壽根  
也深深者不外其外而內其內也世人不論內  
論外高人不論外論內外富內貧外強內弱外  
勝內不勝非福非壽非根本之論有能一觀直  
透數萬丈波濤之底者方見龍宮海藏分明可



唾手取第一顆鎮海明珠有類如是之地不生  
奇特之人必生奇特之寶所以佛仙勝迹鬼神  
靈宅多據山水秀異所聚之地可以赫其靈可  
以尊其神葬者可以妥其魄可以昌厥後皆天  
地山水真陽生意氣脈凝結不滯活動不流之  
妙所致其天地人神氣之流慶乎緬想周易聖  
人爲棺槨治葬之法翻異初六爲兌上六是爲  
大過卦大過乃始乎巽陰終乎兌陰之卦雖始  
終乎陰也以乎外初六上六之陰畫包乎內二

三四五之陽體是拱其陽而聚之於內也始於  
八巽之陰終於悅兌之陰巽開陰卦之始兌兌  
了八卦之終事始可以終乾父坤母之大事能  
了父母送死之大事當以外拱其陰以包之內  
聚其陽而實之之地而葬焉則死者入而悅矣  
有歸根還源意孰曰遊魂上古葬之中野者何  
中野者非獨指一處凡一山一水一丘一壑所  
在莫不有天地正中之位天地正中之氣外而  
得地勢之正內而得地脈之正其真陽生意之



機之聚寧不在是宜東不東宜西不西宜南不南宜北不北宜高不高宜低不低宜深不深宜淺不淺如蓋覆函分毫不差微有參差卽不相應皆非中也氣數已過氣數尚遠亦非中也中則和不中則不和則真陽生意聚矣古者葬之中野聖人以棺槨取大過皆寓葬法於言外諸葬書盡不議及此若地理四面形勢似乎潮落吸其真陽生意歸斂地中密拘於內是爲葬者之穴若地理四面形勢似乎潮長噓其真陽

生意浮漾地上流潤於外是爲生人之居此陰宅陽宅之分也若倒用之力則滅矣開闢初心發而爲真陽生意以溥大化天地尊位山澤通氣本不爲葬而設本爲生民立極鼓三才萬物生死之機開斯世興衰無疆之運先古氣清後劫氣昏此意玄蹟存於不論一郡有一郡之形勢氣數一縣有一縣之形勢氣數坐向前欲正而朗後欲實而厚高而不陷左欲昂而長右欲低而短分而相向捧盤獻珠怪其光明燦爛見



者顏面亦生紅潤地欲厚土欲重古人每稱土  
輕重驗地岡後薄立郡治縣治宜於坐鎮四方  
潤澤生民地下氣脈所聚者大則爲郡爲縣人  
物所聚必繁盛陽氣不聚則土弱而地無力不  
宜勝載世事陽氣聚則土實而地有力則地與  
人相宜而生福聚之小者爲穴而爲穴之形勢  
氣脈則欲斂東山之與地數里數十丈之形勢  
氣脈聚于或一二丈或數丈之餘愈密愈妙掘  
地藏寶貨於不露形像葬者冥竊天地真陽生

一罅之暖自然宜其後人吉無不利地亦欲  
厚土亦欲重一郡一縣之間可居者多可井者  
亦多居而奇則少井而奇更少欲求穴萬或一  
二真陽生意散而流行天下無往不在無往不  
生草木萬物然氣聚處少聚而爲穴者真陽生  
意之小小至微一芽爾其大本則垂蔭十方無  
盡衆生世界抱朴子云天下一郡一縣一鄉一  
里一宅一房各有生地各有死地又兵家兵書  
多論天下戰守形勢其說應機出處便宜行事



難拘其說如荊州永州息壤不可犯之淮南子  
謂之息土又地形之小異也廣南之地頗有惡  
戾之土葬及一年骨與棺盡朽爲土四裔遠域  
更有麤硬惡戾之土非正氣也易曰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坤以柔道爲正土柔而細潤則吉土  
剛而麤硬則惡山氣多剛地氣多柔柔勝於剛  
乃吉唐末遠方或以五色帛或以器貯活魚埋  
之一年發視其魚生死五色變不變驗其地美  
惡其瘥殊甚昔有至人教人待大雪中看雪不

稱處是穴又有至人教人執火把走遇火滅處  
是穴乃陽氣散漫而出不容火燃也又有至人  
教人燃燈於所指之地看燈不明處是穴乃一  
縷陽氣勁緊直出隨一縷燈焰而上不爲風雨  
所滅地如數里數十里之閒山地四向皆砂礫  
冷瘦之土忽其中一圍或一二丈或數丈乃清  
暖柔膩之土至吉地也此皆論地下造化也皆  
真陽生意之聚之妙也水圓折者有珠水方折  
者有玉此其似也不止於此地運山運將興素



有虎狼盡盡自去卻與人相宜而生歡愛心如  
增如漲如地下藹藹有情於生春地運山運將  
衰曩無蛇虺戢戢亂生卻與人不相宜而有損  
害意似偷似陷似地下索索有聲而走氣非有  
高明之人見以見外之見即古山水開新氣象  
剖其精玄則失之矣唯是世閒萬事年改月換  
日變時化山山別水水別處處別方方別氣數  
別變化別興衰別久近別一別衆別別別無盡  
祇將別以益別竟莫別其爲別以何別別之法

別其不別之別應笑盡走於不容不別之萬別  
世境不識別有非別非非別之地在乎山阿一  
天之妙無盡四時之氣常和八方之風寒莫入  
數畝之土宐最多樂哉斯上絕無偏頗宐以菟  
裘遊世娑娑宐以窰窰瘞穀差義過於鐵函牢  
不可磨縱有萬別其如之何不遇至人意終不  
決至人開眼一照洞見天外天地俱新山水俱  
活一指指定不勞再指更不求其契合於一切  
法而自然契合天上陰陽五星九星四時地下



五行八卦八門九宮二十四局三十六將一切造化何用安盤下鍼擬議來龍定主賓分拱按形勢諸事又何須移路避衝改水換勢種樹補缺培土爲照粉飾諸事世率以五行之山各二十四局纔遇一山一水若差一步十步又各有二十四局互換作數山數水之用互換爲主爲賓爲龍爲虎爲風爲水互飛天星互移八卦互開八門互飛三白互爲六儀人各出奇術人各生奇見展轉發明各各屈折山水形勢歸於輪

盤格局之中爲千千萬萬山水妙用此爲移尺寸之差盡換山水之勢頓別禍福之應乃人爲之穴也實非山水自然真穴也此意相襲已久難可遽改若用坐東坐西則陰陽相差坐南向北則位置顛倒陰寒極重後人以枕所坐之山卽爲北首非北首也非天地正位也縱別有至奇特處不得已而用之終減分數何況不深忖細論分金輪盤諸格局法只推測得世上尋常五行生旺格局未足以見地下真正自然氣數



大地廣博氣脈紛錯糾纏潛走地下自然變化自然奇特一一處處各各自然不同詎可以世間奇見活法移換拘束自然造化以三年一步十步一世種種諸法移易氣數勒爲定驗山山水水處處方方氣脈氣數有時遲有時速有時進有時退有時然而不然有時不然而然又一各各皆不同於不同果可以輪盤籌策算以活法局以定驗推測之乎天靜無風一鈴獨鳴天津橋上聞杜鵑聲以心通知之亦似以風角

爲所知之不以尋常推測法知之而乃寫爲山形板成死本纂爲格詩釘作死句爭知天下事盡在一毫上挫過好事勿泥死法當開活眼勿執外境當察內情勿拘小局當觀大體千丈爲形百尺爲勢其見亦狹矣目前之所謂葬者不過取山水微有格局處不問無真來龍不問無真穴不能細論主山妄誕指東畫西誣合遷就立說只怕地下有石有水深鑿不過案天星九尺爲例卻令多增新土培高爲勢終是客土氣



不相合江南墳墓花柳去土多止三四尺豈治  
葬良法夫子封墓謂不可弗識非爲培勢從古  
到墓論爲焉前過制歟忍聞江南之人子孫零  
浴掘焚取物賣地風俗惡薄可歎反不如楊王  
孤立於羸葬也古者葬法俱不用石槨塋槨亦  
不用柏梁槨板四圍並不釐砌但以周圍厚木  
作槨深深懸棺下葬不用槨亦可最以深爲妙  
不留影迹與後人知始佳古今天下處處葬法  
各不同獨此法最簡最妙只恐父母無治命子

孫決不用此法舊以歷青和油煎徧刷棺外  
又黃泥石灰或查和擣卻周圍實之久則如鐵  
極可取謀葬者當薄葬棺內無物棺外葬不華  
飾又當漫山無迹只可遙望拜掃庶或其可世  
人竭目力繼心思略見地上分毫氣數不能徹  
見地下本體造化猶相人之形貌醫人之疾病  
者不能徹見人之靈臺五臟豈善相也豈神醫  
也世人既見不分明不得不再四爲避凶就吉  
謀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釋名曰



宅擇也擇吉地而營之也聖賢教人擇地而居之道也若夫橘踰淮而北爲枳鸚鵡不踰濟貊踰汶則死及蟻遷穴鵲巢避風避太歲之類萬物各有所宜萬物各有所不宜禹貢任土作貢職方氏九州所宜歷代貢各州所產皆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者易亦論及天地之宜象物之宜與地之宜使民宜之月令亦論來歲時令之宜大司徒以土宜相民宅與夫七月豳俗皆論天時地氣人事之宜與不宜陰陽家諸法諸卜皆

論與此事宜與不宜考工記論天時人事獨歸重於此地氣然也真的確論本乎地者親下故爾地氣非獨能變物之美惡能移人之性情其地宜佛宜僊宜儒宜富貴宜豪傑宜人民宜於清粹重厚者吉其於濁惡頑脆者不吉種種人事所宜不同由於地土清濁剛柔變化之氣種種不同而然司馬頭陀識骨人不宜住肉山而識爲山主之奇驗是已或宜於此或不宜於彼或宜於古或不宜於今皆地氣使然也山



勢地氣宜於葬者則宜於存者論地之外山地  
卻要分明一依風俗古例存者立陽券問人買  
地又立陰券問土神買亡者葬地明云疆界幽  
告神明苟不宜客鬼爭之士神訶之官訟以隨  
纏綿子孫乃存亡事理財物不正直分明所招  
非山地風水神殺之咎偷葬者有福無爭無咎  
葬之不宜則爲僵尸地寒氣滯骨槁肉堅之故  
肉軟者非僵尸暖則化化則吉況葬以藏爲義  
人之藏物必藏於深密完固之處不爲人竊鼠

偷則物永久葬之藏骸當藏於暖密完固之處  
復藉山環水拱則墓永安更亡者在生德行精  
神完固無失宜潛陰神瞑如入定歸宿深密鞠  
育靈活一窩暖雲漬醒冷骨寂以養幽獨妙於  
遊冥漢何當躍滯爽於立夜開生顏於尸解次  
則爪甲纏身笑而如生此大不易得否亦過於  
南面王樂也非此暖意則太陰何以煉形真陽  
生意之妙一至於是以宜後人以安以壽以  
富以貴父母子孫一氣潛通幽明孰能聞之人



之欲安欲壽欲富欲貴者固天下所同欲也抑  
又當思天有時地有運氣有盛衰世有古今天  
上劫運世間莫測而三元甲子一周一百八十  
年天運一小變地運亦一小變一丘一壑一紀  
十二年亦一小變小則地脈山脈或移風路水  
路或轉土有增有陷石有長有泐又或掘鑿燒  
毀坍塌又甚則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又甚則萬  
方易俗萬化易位又甚則桑田變海海變桑田  
大則復混沌復開闢混沌開闢無有盡期造化

氣數一回天溥眞陽生意以福於人則地氣通  
一方之水土俱甘香暖潤人物亦清正賢慧鬼  
神鳥獸亦咸若萬物亦盛多一切色一切聲一  
切氣亦俱清造化氣數一去地收眞陽生意以  
還於天則地氣塞一方之水土俱苦澀枯寒人  
物亦愚陋惡逆鬼神鳥獸亦不寧萬物亦衰乏  
一切色一切聲一切氣亦俱濁禎祥妖孽可以  
前知人生無慧目慧耳慧性則不能見一切先  
變之色不能聞一切先變之聲不能察一切先



變之氣不能辨一切先變之味以至一切處一切物一切事一切俗一切人一切心種種先變之兆外雖如然未變內已隱然先變小則數月數年前大則數十年數百年前已兆之矣如史記秦樗里子已先知葬章臺東後百年有天子宮夾我墓所言奇中非獨此一人一事亦非獨一丘一壑一物一事一家一郡消長之理如是天地氣數大體消長之理亦如是人與萬物尚未變獨地氣先變蓋地爲萬物之母也眞陽生

意盛則地氣盛萬物壯實而耐眞陽生意衰則地氣衰萬物槁弱而不耐或消或長難以定論如海中沙渚或東湧或西沒如空裏雲霧或雨出或晴收又地水之外渾是金剛之氣乘而爲輪自然天下八方地底無往不當生金銀時未至氣未完體未堅物未出彼長此消古無今有各有氣數悉難以定論自古帝王建都下而小邦外化立國往往不同原於天時地利人和各各與氣主盛衰氣數之所感召三者有一不完



則王氣衰歇古今天下三才萬物盛衰生死之  
運處處亦各各不同天地日月尚終歸於壞特  
歲月劫運久近不同耳安有一定不易之人事  
亦安有一定不易之乾坤耶亘古不壞者理也  
真陽生生之意也欲知地理之脈絡又當知地  
運之盛衰又當合天地人萬物之全體逆參其  
機括而擒縱觀之或得其樞要焉豈可獨委之  
地理而不究天人之理也固是天下山水頗多  
吉地率皆天祕地隱神藏鬼匿不使世人窺見

其處其出也自有氣數決待吉人與之非天地  
私與之吉人自與之也太公五世反葬於周禮  
不忘其本狐死正丘首仁也成子高不冑以死  
害於人擇不食之地而葬焉鬱鬱佳城有王久  
矣當時盜眼豈不欲竊滕公吉地似定數也孫  
鍾感三官下教其葬不亦重乎非設瓜也二人  
皆陰騭也君子有是心葬之不吉未之有也是  
以爲惡人葬吉地上天有禁天地鬼神斷不許  
無德行無福之人私竊天地之寶以壽不仁之



富貴至人未嘗不見之未嘗不知之決不輕易  
漏泄世人況無先事而知隔物而見之術又無  
透空破地藍碧方瞳之人曷能源流天地人萬  
物一脈真造化乎其不能遡乎真造化者以舉  
世之人紛紛萬學一一盡走於不相同之域而  
未造於未始不相同之天同其不同不同其同  
同其同不同其不同則不墮於同不同之偏不  
同者三才萬物紛然妙用同者三才萬物本然  
真體初未嘗同未嘗不同也惡可以天道地道

人道物理一一一切之不同者惑亂其習中之  
天耶庶幾不泥於天地人之迹而通乎天地人  
之蹟也此非術也理也三才萬物之理本一致  
也欲造一致之妙必推其精粗而格致焉譬如  
乳出酥酥出醍醐至醍醐則極妙矣陽氣者一  
切有形中之至精者也是猶酥也真陽生意者  
又陽氣中之至精至精至精者也是猶醍醐也  
道家謂之水中金藥物也天地人萬物萬事萬  
法之各各變化不同也果誰爲之全論其全體



全然同是一真陽生意于變萬化而爲之其先天先地先父母者也真陽生意果誰爲之超此難言也案圖索駿泥形取象真死漢寧足以語比道世之所傳所學只是世間法縱得真傳妙用奇訣亦世間法不涉於世間法而得之始爲高眼苦學三十年不如點化數語又不如一雙乖覺之眼又不如一片玲瓏之心猶未也猶未也難哉又況一切世法上聽上天所行又隨國法所轉又審世道汗隆又逐人心正邪尚之則

靈不尚之則不靈又當識其時宜也斷以不疑爲上通達之人皆可不通達之人多忌諱此陰陽家諸法不容不存第人鹵莽難闖其妙又不可苦溺其說又當觀人力量見識德行福德爲何如遇其地或太過而其人不足以當之亦不可天地至大萬物至多唯一至公之理行乎其中天且弗違安有私心然彼一一各有分劑一一各有法緣當以真情實行盡力行我之正大契彼之氣數忽然眼閒見奇特造化欲加一毫



人爲不可得矣特地理云乎哉道家謂五嶽之外有別五嶽鄒衍謂九州之外有大九州列子謂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於天地者乎釋氏謂南閻浮提爲四大部洲之一娑婆世界爲華藏二十重世界中第十三重諸世界中之一此其大槩也恣情瀾翻何有涯涘是誠不可以聖智測度然天地依風風依虛空虛空無形無所依天地虛空根蒂安在必有剖破天地虛空根蒂者視之而笑且置此說尚有一則語頗費分疏

昔迦葉示滅窣堵波至今在天竺國鷄足山中迦葉親抱釋迦佛金縷袈裟直待彌勒佛下生而付焉其事極遠極遠當時正是何穴又如何不隨天地山川氣數遷變耶理耶非理耶數耶非數耶子當努力行四方子當努力行四方一旦鐵鞋根斷會遇無舌大丈夫歷歷明以告子何止三教九流萬方萬法要旨大地山水來龍天地人萬物陰陽虛空根蒂而已子終身之事畢矣子當牢記其語待歸以告我



辭吳泮請儒師書

某頓首奉書于吳泮廣文先生某幼嘗聞之揚子雲口通天地人曰儒又聞之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子雲退之能言之猶未備也昔人莫不皆難之不啻溜鈍漢何由通此六者之意乎數十年來欲弓不箕欲治不裘顛嗒固滯喚鐘作甕十字九錯百事干謬叢萬拙於一身宜乎化爲凡民併與早年所讀所見之書一翻翻卻甘於老而貧而病而死而已矣回

視古今萬夢不直一摠指胡爲乎倏焉垂手於萬古蒼茫之外摸著虛空如小物忽然破想於一豪玄微之中笑看陰陽妙萬象或與青天白日互相斟酌或招山光水影交恣飛舞自我其我不他其他所以破衣跣走狂歌醉笑於雖與人語而不與人同語雖與人行而不與人同行之古路偃偃癡癡終日竟歲獨遊而莫知底止亦不知世間何如謂之世間又胡爲乎一旦欲移之於詩書禮樂之傍果可以世間法縛之乎



尚髣髴記得數十年前我父有言曰夫子之道  
大如天六經之旨深如海吾老矣何足以知此  
今又復化而爲野人矣是誠無所用矧茲吳中  
士風清嘉羣彥汪洋其來久矣至今藹如惟廣  
文先生以斯文爲重閩中三外野人鄭昂頓首

三教記序

我自幼歲世其儒近中年闖於仙入晚境遊於  
禪今老而死至悉委之第邇來三教淒涼甚矣  
不覺數數爲之動心各因其意作三教記何夙

習之尚未忘耶然期望天下後世之心則深矣  
切矣吾其緝筆於斯文乎

早年遊學泮宮記

一名儒家大義

我自三十六歲科舉旣斷之後絕不至於學校  
又三十一年終不能忘其爲儒也昔五帝三代  
皆有學也禮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鄭康成  
以先聖爲周公孔子固是周之舊典至孟子出  
始播告宰我子貢有若之至論是以儒者首願  
學孔子及漢興高帝五年至魯聞弦誦以爲守



禮義之國七年樂行儒者叔孫通所定之禮是以十二年過魯不祠周公而以太牢獨祠孔子皆不能忘其所宗也蓋吾夫子之開道統也雖不外於祖述憲章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意然以此道大開古今天下君臣盛德之美聖賢斯文之運必準之於吾夫子而後斯文始定而始昌此道彌尊而彌彰微吾夫子創始以儒道設教垂憲萬世則後世仰誰爲儒道之大宗主至今國法家法身法心法天下之人凡百行事悉

當準之爲法大矣哉爲吾夫子之心法何如昔吾夫子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妙授於顏子以吾道一以貫之之旨語於曾子此二者吾夫子開道統之大本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尊王之經孝經事君親之書此二者明人倫之大法獨吾夫子化而大之所以爲大聖人續之者子思子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陸子諸公疊疊而出皆有以開道統明人倫也凡自古爲君子儒者何莫非此道道統之源集大



成於夫子續於儒者儒者之事繫於學校學校  
本以教養人才也何以教之自正心始何以始  
之由讀書入讀書而不見道匪爲讀書見道苟  
不明則無真詣實踐不嚴於正心則臨事差忒  
義利莫辨況今既無以教之又無以養之而又  
不能以理義自養其所養其心餒矣每垂涎於  
外間路傍腥芳之氣襲人必乘其餒而入則醉  
彼耳目口鼻也深意氣狀貌與之俱變有似此  
身不屬於我者非道果離於人而人自昧其道

耳奚不自悔自艾發憤思之一旦日出勃然晨  
興八荒洞洞然與我化矣而此道至廣至大妙  
乎無垠與天地萬物相與周流曾無閒然所謂  
吾夫子開道統之大本明人倫之大法者一也  
二之則小一之則大皆我本然之善固有之天  
也非外假也豈風雨晦冥所能惑也甫無愧於  
爲儒抑亦激勵學校苟未至於大全其道得以  
切磋琢磨者其學問器識可經綸治道可著書  
立言俾天下人皆不越於禮義廉恥之域其效



博哉或非其人而儒其業夫豈曰儒自古有用之才爲君子儒者盡出於學校當知學校乃禮義廉恥所自出之地豈徒有用而已切勿謂向之學校儒者惟業科舉時文腐而無用何補世道然科舉時文其所講明皆九經諸史諸子百家天地陰陽五行萬象歷代君臣聖賢人物道德性命仁義忠孝禮樂律歷制度政事戰守形勢風俗氣數文章技藝萬事萬物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旨要其中選

者衆作案如亦未嘗不妙也析理則精微論事則的當亦多開發後學其爲人物典刑氣節議論初未嘗亡也特行之有至有未至多成空言今言空言者亦罔聞更三十年舊儒無矣後之來者出何不早不得一拜斯文之盛嗟彼之眼何其貧甚欲問辯誰其問辯欲矜式誰其矜式欲就有道而正焉誰其有道向使我早年不得父命遊學泮宮遊學四方出而廣大其見聞歸而我父開以天理將何以正其心將何以終其



身今不敢忘其所教故盡死以我父爲師但我無能爲人也不能身其儒者之道而新之乃抱此拳拳空意欲以被之將來可哂也已惟吾夫子之道無古無今無變無異無斷無續無窮無極遂述此意名之曰早年遊學泮宮記

十方道院雲堂記

一名神仙金丹大旨

我夙慕長生甚欲創道院中年後化爲頑物不復作神仙夢想乃止昔嘗謂自唐以來若宮觀院若僧寺菴院竝絕少卻多有真心出家之

人邇來仙佛之居數倍多於三十年前而率皆富者蔽身貧者竊食焉非真心出家通身俗氣厭罵貧者安有真心供養於人也然則天下山水非不勝也仙佛室廬非不多也特未嘗多見有真心辨道者又未嘗有真心盡情供養於人之人若無真心辨道又豈知供養凡人與供養神仙等無差別則滿眼但見盡是神仙更不見有世間凡人或生分別心曰此仙也此凡也非真道人非真道院曰道院者何道院與宮觀異



道院乃延待天下十方蓬頭鬚角跣足破衣清淨雲水道人懃肩入靜之所其來如風其去如空似非世間人爲流通大道而來耳實以曩劫上帝憫世人陷沒於欲海中不得壽其天年救神仙以長生不死妙道流行世間擇有德行之人而授之道家之道正法也謬師貪婪誇衒奇特千人萬說自異爲高至有魔法恣說百千種穢褻之事誣污大道迷之賣之於少年富貴之人不顧上天有禁死則罪在不赦始者厭塵濁

遂入道旣入道反再入於塵濁何其顛倒錯謬如此以其本無真心於出塵離俗也胡不思大道乃自然清淨之理神仙乃出塵清淨之人若不清淨則德行從何而生縱是有功於人不從真實慈悲清淨心中流出則不曰大德行若無大德行決無大脫灑決不得大成就縱遇極妙真傳使其無福魔必壞之決不得結其聖胎決不可身外求道道不在於身外決不可心外求道道不在於心外此心不真不定不純一不空



玄有想有存有有意有方所有運用有希望等事  
 盡是妄想纔有纖塵即生魔業於深定中假有  
 一切祥異皆為魔幻勿喜勿怖勿視當自消滅  
 始契至妙若以一妙散之衆妙曰玄牝曰鉛汞  
 曰斤兩曰火候曰結胎出胎等有種種假名各  
 有種種奇說苟悟以衆妙攝於一妙一尚非一  
 衆曷為衆咸泯之於自然之中咸無衆名咸具  
 衆用魏伯陽云委志歸虛無證驗自推移以舊  
本為正今盡刊作正此旨也以浮游而守於規  
證難以推移者誤

中抑其次焉是故神仙之道無他一自然之妙  
 而已矣必先絕其思慮若渾忘於晝夜靜極於  
 極靜極靜於靜極自然其清淨清淨其自然自  
 然冥身心於空空而不昧自然藏乾坤於玄玄  
 而不漏自然返本還源自然月滿精盛自然當  
 大造化一陽將動未動之初我身中深深深極  
 之根自然出獻甚玄甚妙甚微甚真之先天陽  
 精以為丹母自然通於任督湧泉同時互相淫  
 淫燄燄沸發真熱捧擁丹母升上降下交貫周



流以大造化大妙一身自然媾孕於其中自然  
凝而爲長生不死純陽之寶動其自然之動而  
不動其自然之不動則動者以無動而動悠久  
綿密秋豪不差自然成就於無終始之始終其  
心不死決不成道以我自然聽其自然純是真  
心自然其然不涉人私而弄天玄此者誰也誰  
其此也萬僞皆壞獨此不壞一切皆真萬象自  
靈妙潛於至深清徹於極圓醅酏渾沌之髓而  
常吹古馨玲瓏金玉之體而獨抱空堅化其所

化化爲至化清風白雲同一去來出沒天無根  
而根於天地無蒂而蒂於地人無心而心於人  
三者雖不同道而同於道道而同之則與之同  
遊於無何有之鄉或焉神其無形之形而出似  
乎聞太空有聲太叫世人曰汝等何爲昏醉不  
醒耶有欲應之者已挾之出六合而去寧有蹤  
跡與世人見之人也世閒道院豈能延之設造  
奇特華麗道院過數百所不如以一點真心盡  
情供養一切道人盡力利益一切衆生若以此



爲道院始入神仙境界敢以我夙誓真心盡誠  
吐露向者所參道家精蘊冒禁破戒說而爲文  
平等供養十方三世一切神仙一切道人一切  
世人願一一先以德行為本仍以此道壽其自  
然清淨之天終與此道同挾乎天地人而同超  
於無無有有無無有之表豈不了其無所了  
之了而了也耶遂以此文曰十方道院雲堂記

十方禪刹僧堂記 一名佛法正論

我三十年來幅巾藜杖獨行獨住獨坐獨卧獨

吟獨醉獨往獨來古闔廬城每一至於萬壽承  
天虎丘諸禪刹之間必喟然歎曰我生也晚惜  
乎不見古尊宿法席隆盛之時向者徑山靈隱  
天童淨慈育王中竺雪峯雪竇蔣山道場能仁  
東林仰山黃龍開先百丈雙林鼓山大滙石霜  
西禪保寧疎山金山焦山何山夾山福嚴圓通  
江心大慈華藏名刹百餘皆爲法窟大刹禪單  
近千數小刹禪單亦不少凡古尊宿之行道也  
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無非舉唱向上巴鼻了當



衲子命根多有死其心於一坐宴閒而笑罵於  
佛祖之上者如在世外受清淨福自不肯飲酒  
自不肯茹腥自不肯私庖私啖自不肯私富私  
居自不肯傲慢恣縱所爲野氣如一水菴岳松  
源冲癡絕範無準觀月林開無門諸老禪據師  
位皆孤硬有惡辣手皆講叢林規矩不許看經  
看冊不許偶語雜事晝夜趺坐密如列筍盡命  
參究咸有覺觸是以頗多龍象堪以負荷法門  
夫何今者爐冷鎚輕不足以煅煉法器飯糲食

惡不足以供養大衆常住昧於收支過於擲節  
幹衲子口中食爲囊橐計爲結託計爲自醉醲  
飽鮮計比比皆然致使十方衲子東馳西走竟  
無可放包參請之地昔不憂飯今憂無飯昔不  
憂師今憂無師江南禪教諸刹連年遭水遭荒  
常住逋訟窘迫處處閉僧堂併數年可去者去  
不可活者勾借獨爨偷救殘命如失母兒無所  
依附先是三十年來爭奪住持耗常住竭私畜  
弄貧買勝無辜爭訟亦多摧挫費耗失僧儀落



業其撥因果大爲時俗變壞江南十方叢林古  
意今盡不存竟無十方本色衲子處處僧亦皆  
少逆料此後法門愈其難以世人意馬惡業易  
於跌蕩後於薙髮背古悅新競舞魔怪叛於正  
法我欲痛說不忍筆之昔黃面老子嘗懸記末  
法僧門流弊不幸身親見此閒有清素純正辨  
道之士叱爲怪物罵之何苦自取桎梏其身苦  
者益苦頗難於獨立堅抱舊心固無搖動彼偷  
心未歇者亦從而得志逞盲辯以當宗乘笑守

古戒爲不脫灑自誑自尊鼓無明火入骨愛財  
富者愈富念念謀僧官買大住持營私室爲俗  
窟生親子爲徒弟業重魔熾浮於俗人苦哉痛  
哉絕不念黃面老子正爲何事出世百丈禪師  
亦何爲而作僧堂爰自少室曹溪多居律寺別  
院說法尚苟簡雜居無倫唐代宗末百丈始發  
廣大心別創禪居立法堂立僧堂又置十務以  
處主事者清規一出法度咸新素無蒙堂無前  
資無單寮無退居方丈無塔頭菴院其日禪僧



無高下但依入堂次第同一堂而處進則始出  
位盡力爲衆退則仍屈已棲身於衆三條椽下  
七尺單前一切不顧寧肯犯人苗稼爲衆所擯  
笑又況百丈以前天下苦無多寺院而辨道之  
士多無地棲禪率是獨隱深山窮谷刀耕火種  
而自食其力身其勞苦則心不純一豈不願得  
一單自如將安其身而遠於役可移其心而專  
於道百丈之惠可謂至矣有志氣者可以安禪  
可以共住可以同參可以交相淬礪可以交相

鼓唱可以交相行道照耀山林大衆羣然一時  
一一坐破蒲團我心亦足慶快我成道大衆不  
成道我不願獨先成道我安大衆不安我決不  
敢獨安昔創此僧堂爲大衆設非使我獨安於  
辨道也安其身所以安其心安其心所以安其  
道苟不安於道則不安於心不安於心則不安  
於身不安於身則心生萬夢失卻自己何以爲  
佛法棟梁何以爲衆生表率僧固亦人也爲其  
清淨慈悲了達自心而得僧之名若以落鬚髮



披袈裟爲僧九間萬椽百席千單爲僧堂此世  
間見也誠不曾聞往昔之時千巖萬壑之中古  
尊宿行道之處萬錫飛來如龍走空雖現頭角  
不露爪甲劃破虛廓別爲一道不涉世人衆生  
行處萬利日月出沒其中八面風雲變化於外  
無所之所不住而住爭奈有目者不能見有足  
者莫能入是誰之過歟儻能飽食終日無所用  
其心恐亦可以消檀施一盂飯然未廣大也必  
有大心大士與大衆同生死同粥飯同行住坐

卧同開此心本然無盡廣大之天一一盡蓋覆  
三千大千世界方始與黃面老子吐一口氣何  
期末法叢林凋零若此思之駭然安得不淚下  
如雨我老矣死矣誓當重出頭來以大力量於  
無盡無盡百千萬億大衆僧海中推出無量無  
量劫前古佛剖開自心無盡廣大法門大告報  
一一無盡衆生塵刹一一三千大千世界若是  
大心大士便請各各歸堂去快哉快哉第佛法  
至此亟矣必先速得數十人肉身大士大闡神



通應化天下諸刹使一切衲子外不壞於一毫  
 賄賂酷虐內不犯於一塵淫殺貪傲其不遵黃  
 面老子遺教經最後教誨之意者不得名曰僧  
 然後卻與之論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之宗風佛  
 法其興乎我今苦告諸佛子各各迷入大回心  
 三昧但言之至此我亦罔知所措諸佛菩薩寧  
 不動心焉我遂嘔我心中無忱聲而為誓銘之  
 曰十方禪刹僧堂記

平江路天心橋南劉氏梅谿書院印行

鄭所南先生文集 完

所南文集

周雪客  
借閱

去盡知不足齋藏書



陸氏  
家藏

鄭所南小傳

盧熊蘇州府志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福之連江透鄉人也祖咸卒於

枝江縣主簿父震案後更名起見菊山家傳字叔起號菊山淳祐道

學君子為安定和靖二書院山長景定壬戌卒於吳葬

長洲縣甌山在縣西北三十里母樓氏宋侍從樓鑰之族妹為比丘尼

名普西受業於飲馬橋南寶林尼寺公太學舍應博學鴻詞科侍父

來吳寓條坊巷在園橋北元兵南下扣關上太皇太后幼主

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諱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

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子然一身念念不



忘君形言於詩文中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  
但夢宋山川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會  
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會吹落北風  
中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  
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也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  
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與天地周流於不知不識  
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於萬物死於萬變  
者也何足道哉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  
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爲異也坐

臥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  
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爲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  
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猶不知耶不欲與雖迫  
以權勢不可得也天目本中峯禪林之白眉聞公名欲  
見未果偶會於孝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  
本忽云所南何不說法公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  
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公卽曰世法和尙趙子昂才名  
重當世公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子昂數往候  
之終不得見歎息而去無何貨其所居得錢則周人之



急田亦捨諸利惟餘數畝爲衣食資仍謂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爲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偏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刹疾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書一牌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蓋公之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荒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旣墟適意緇黃白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爲大宋經造語奇澁如庾詞莫

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具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敘一百二十圖詩一卷與菊山先生詩集并行於世







者蓋凜乎其不可向邇矣故其歿也平日之醜  
然自欺而不能無愧畏于先生者方自慶幸又  
烏有執筆以發揮之也哉此先生之高節峻行  
所以日遠而日亡也今自牧乃能于篇章殘廢  
之餘故老凋零之緒掇拾纂綴得不至于盡泯  
而其賢不肖用心之不同于此可見矣嗚呼使  
伯夷之風不聞於後世頑夫安得而廉懦夫安  
得而立哉予故曰自牧之錄此有關於世教也  
歲癸卯三月姑蘇王行書

趙宋太學鄭上舍墨蘭

有序

王逢

公諱思肖字所南肖與南何居義不忘趙北面  
他姓也世家三山曾大父咸仕宋父起淳祐道  
學君子公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會元兵南  
叩闕上宋太皇幼主疏不報國初諸父老猶能  
記誦之語切直犯新禁俗以是爭目公公遂變  
今名隱吳下所居蕭然坐必南向遇歲時伏臘  
輒野哭南向拜而返人莫測識焉有田三十畝  
邑宰素聞其精墨蘭不妄與人因給以賦役取



之公怒曰頭可得蘭不可得宰奇而釋之又嗜  
詩嘗題蘭云玉珮凌風挽不回暮雲長合楚王  
臺青春好在幽花裏招得香從筆硯來過徐子  
芳書塾云天垂古色照柴門昔日傳家事具存  
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會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  
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禦寒不藉水  
為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為文操行率顛此晚  
年益究天人性命之學竟以壽終  
舊傳獨行老康成文物衣冠魯兩生甘與秦民

潛避世恥為殷士裸如京天池水淺鯢南息衡  
岳峯高鴈北征三百運終遺墨在秋風九畹不  
勝情

題鄭所南宅

樂橋東條坊巷

王賓

所南遭宋末痛國事日非上書切言之  
宋亡不顧產業寄身僧舍常面南哭泣  
坐立不向北其菊花詩有日寧向枝頭  
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

自從宋鼎被遷移此宅飄零弃與誰人問先生  
垂淚蒼國亡何用念家為

元夏士良圖繪寶鑑云鄭思肖字所南福州



真身附錄  
人工畫墨蘭嘗自畫一卷長丈餘高可五寸  
許天真爛然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  
小人

題周草窗畫像卷

王行

宋運旣徂吳有三山鄭所南先生杭有弁陽周  
草窗先生皆以無所責守而志節不屈著稱前  
二十年時獲瞻所南先生立像于吳門唐氏所  
南孤勁巖峭有凜然不可犯之色觀其終身未  
嘗北鄉而坐可槩見焉今獲瞻草窗先生像於  
長洲沈氏草窗豪偉逸秀有飄飄邁俗之氣觀  
其自贊之辭可槩見焉二先生姿韻雖殊要皆  
介然特立足以增亡國之光者矣晚生後學不



得親接其言辭風範於當時乃獨於其遺像以  
想見其人可勝其歆慕也哉沈氏字伯凝家多  
法書名迹而元寶藏此卷云重光作噩良月丙  
午望

補遺

題畫蘭丙午正月十五日作此一卷

向來俯首問羲皇汝是何人到此鄉未有畫前  
開鼻孔滿天浮動古馨香

附錄題詠

芳草渺無尋處夢隔湘江風雨翁還間作楚花  
我亦為翁楚舞 陳深

所南老翁磊落人胸底飽含萬劫春吐出必須  
作怪異聚空削有還強陳撮山捏雲欲隱袖爭



奈兩手無力空張脣歸來垂頭默無語嚙然捉  
得身內神從此縱橫踏天地顛狂闊步誰能偷  
倒拂溪藤直畫蘭袍紫葳蕤香可飡清風無塵  
烟霞翠月白凝秋半夜寒入夢迷人燕如醉相  
逢接琴愁對嘆老翁不見今何在忍看遺墨眉  
皺攢人亦香兮蘭亦香相思脈脈欲斷腸雲開  
山阿見圭璧風散羣飛聞鳳凰長使逍遙不拘  
京與蘭千載共幽芳 中吳王育賦  
雨過春山曉雲歸空谷香靈均不可見惆悵對

幽芳烈哲

南子毫端有古香不求或與意尤長如今好事  
非前輩祇愛昌陽挂屋梁會游澧上過湘中祇  
見菀葩作小叢近日靈均生意轉衡從千畝媚  
春風 餘澤題

南望湘江歌楚聲癯癯鶴骨老山林濡毫爲染  
萁引血澹掃幽芳寄此心 魏俊民  
家學相承寶祐年東籬幾度菊花天紫莖綠葉  
畱殘墨更覺秋光分外妍 臥龍山人陳昱



南冠江上吳湘紫淚著幽蘭雨裏枝不獨萋  
血化碧孤芳愁絕有誰知 遂昌鄭元祐

君子譬如蘭在谷所翁得之香可掬湘江浩蕩  
波濤空月落蒼梧滿秋屋 屠澤釋德欽

老子平生忠義俱棲棲山澤太清癯疎豪不作  
尋常醉恰似三閭楚大夫

鄭所南胸次不凡文章學問有古人風度不偶  
于時遂落魄湖海晚年學佛作詩作畫每寓意  
焉然其白首南冠磊磊落落或者有未知也

王冕

鄭公高蹈出風塵心蘊靈均九畹春每向毫端  
適幽興自然花葉逼其真 胡熙

手種沅湘九畹春所南心事似靈均古今俛仰  
俱塵跡紙上幽芳見似人 江城段天祐

惟公生南楚侍宦來吳中身遭宋國亡耿耿懷  
孤忠無家又無後南冠號北風灑淚寫離騷咄  
咄如書空幽花間疎葉孤生不成叢倏然數華  
間遺恨自無窮圖成綴新語語怪誰能通流落



爲世重心苦寧論工此花有時盡此恨無時終  
吁嗟匹夫心所受由天衷我思殷頑民千古將  
無同 韓奕

所南畫不易作作必賢士不然寧付之方外不  
冑落凡夫手此紙先藏於衲子今歸吾子魚所  
南在地必欣然以爲得也 正德辛未祝允明

記



